



网络视像的积极审美文化建构与传播

□李丹

乐化、欲望化的这种“审美”倾向,如放任发展,轻则引起青少年群体价值观的扭曲、理想信念的丧失而一味贪图娱乐享受,重则引发暴力犯罪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重要威胁因素。其三,由于技术的驱动,网络视像生产者的门槛大为降低,只要一部手机、一个摄影机就可以生产出具有社会传播力的网络视像作品,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视像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网络视像成为极具大众亲和力和世俗性的媒介形式,在带给人们信息传播极大的便利性和效能的同时,也使高雅与低俗、世俗生活与殿堂艺术、精英与大众的分野和界线越来越模糊。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否定网络视像本身这种媒介形式,其背后代表的是人类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类智慧和福祉的体现,亦非要一味诟病某些视像作品审美的低门槛化、世俗化倾向,而是希望人们意识和警惕到网络视像在大众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性及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一旦雅文化在大众群体中让位于俗文化、高雅艺术妥协于商业助推的娱乐消费品,必不利于健康先进的精神文化的形成,不利于核心价值观在大众中的传播、涵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个人情怀、商业竞争、大众情感需求等种种因素的驱动下也诞生了大批的精品网络视像作品,如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因其创作的具有中华田园乡土特色的系列视频在国外走红,其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这些优秀的网络视像作品,无疑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

网络视像积极审美文化的建构与传播

因此,如何构建积极的、具有正面意义的网络视像审美文化,最大限度地规避审美中的娱乐化欲望化、审美的浅表化和平面化等特征可能引起的不良社会效应,发挥网络视像媒介传播的积极效能,防止其对青年亚文化的助推,是社会各界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构建积极的网络视像审美文化,建立健全的传播机制,其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审美生产的主流价值引领导向。没有价值引领,任何行为就没有方向而可能发生偏航。在当今融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只有深刻洞察网络视像传播的文化理念问题,深刻把握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强大引领作用,才有可能真正抓住当今融媒体发展的战略机遇,真正生产出一批有价值的具有艺术性的视像作品。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网络视像媒体有它自身的诞生机制,有它自身的市场逻辑和商业价值运作机制,但一味迎合市场效益、追随“短平快”的价值理念必然导致其与主流审美价值的偏差。那些有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审美理念,必然遭时代所唾弃。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符合时代主流价值导向的精品艺术作品,倡导人文

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必然会受到时代的欢迎和珍视,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经典作品。广受关注的电影《战狼2》倡导的即是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精神、和平理念,即便其本身是一部商业性质的电影,但由于主流价值观的良好注入,使得该电影广受好评。

二是强调审美生产的高度艺术追求。人是决定网络视像作品品质优劣的关键因素,生产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位决定了视像作品的艺术品质。网络视像积极审美文化的构建,关键要加强视觉艺术创作者的传统文化教养和审美水平的提高。网络时代视像作品创作的技术低门槛性,使得艺术的大众自由创作成为了可能,使得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广的空间,艺术创作的自由化和平等化得到了充足的体现,但这无疑给艺术家们、专业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体现在,网络视像艺术不再是单纯的影像拍摄、制作等电子科技技术的实现,也不再是简单满足大众猎奇、娱乐、消遣等审美情感的需要,而是需要生产出一批符合时代主流价值要求、具有思想深度的艺术作品。审美生产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只是文化发展的工具,经济是审美文化发展的基础,但科技和经济绝对不是审美文化的主宰,网络视像艺术不再是对现实生活、对个人生命的复刻和记录,而是需要有自身的审美文化追求、价值取向,需要成为一种多元的、超越的生命意义载体。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影片虽然是刻画一些普通人,但却巧妙地把个体的现实的人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具象化地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凝聚成了激荡澎湃的爱国情感的传播。

三是审美文化传播的监督机制构建。审美艺术的构建如果只是依托个人或群体的文化自觉,放任审美文化的粗放野蛮式自由生长,很难保证审美艺术不落入庸俗鄙陋情趣的泥沼。审美文化的良性传播,亦需要良性的监督机制。在当今信息飞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太平洋东海岸一只蝴蝶的扇动,极有可能掀起太平洋西海岸的一场风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建立健全完善的审美文化传播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和技术监督体系,坚决杜绝不良网络视像的传播,防止不良文化对广大青少年群体的侵扰吞噬,是构建当今良性审美文化传播链的必然要求。在审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良性的监督机制起着网络视像审美文化自我蓬勃生长过程中的调节、批判和自省作用,强调的是审美文化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人类天性中感性和理性的动态平衡、创造和鉴赏的和谐完整、生产和消费的统一、核心价值的引领与倡导,以真正建构起当代具有中国特色、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审美文化。

(作者系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副教授)

文艺评论：与时代同频共振推动文艺创作

□毛欣然

文艺评论自古以来就与文艺创作如影随形,广义来说,有文艺创作的地方,只要存在审美活动,就可能存在文艺评论。狭义地从专业评论的角度来讲,文艺评论是文艺评论者或者批评家一定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下运用相关的文艺理论,结合自身的审美经验、感性理性思考,对文艺作品及其创作过程进行评判、批评。作为文艺作品产生之后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历史可记载的最早的文艺评论可能出现在周景王元年,即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前来鲁国访问,鲁君让乐工为其演唱了《周南》《召南》等一系列舞曲,季札发表了大量评论,可被视为我国最早的文艺评论的雏形。南朝刘勰著作《文心雕龙》,作为我国第一部文艺评论著作,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及至后来涌现的大量文艺评论家及佳作,如南朝钟嵘《诗品》、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清代刘熙载《艺概》、王国维《人间词话》,也都成为文艺评论界的典范。现当代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工作。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参与文艺评论的实践工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贡献。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邓小平同志提出艺术上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都拥有深厚的历史内涵,两者对繁荣文艺事业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是繁荣我国文艺事业的两驾马车,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文艺批评对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把控和遴选上。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经得起大众的评判,经得起历史时间的洗礼,经得起时代变迁的考验。虽然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当下时代文化的产物,代表着当代的某种艺术表达技术、艺术审美取向抑或文化特质,但文化艺术终究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通过文艺评论工作可以把那些创作水准不高、艺术价值缺失的文艺作品筛选剔除,从而达到提升文艺作品艺术价值的作用。其次,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积极作用更反映在文艺评论对文艺作品创作的积极精神导向上。文艺作品的灵魂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好的文艺评论不仅会关乎文艺作品本身的制作技术问题,更会关乎文艺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文艺评论可以通过审美导向和价值导向,使文艺创作朝着更合乎主流价值观、审美观的方向进行创作。可以说,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正是有了文艺评论,文艺创作才有可能摆脱自说自话的怪圈,多元化的文艺评论使得任何文艺作品都可在这面镜子面前审视它的美好或丑陋。

当代文艺评论的图圈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以及文化环境的开放,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爆炸式涌现出来,在多样化媒介及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了文艺作品创作和传播的热潮。审视当下文艺作品的创作动向,既有当代文艺创作者为表达自身文化艺术理念价值而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有迎合商业市场创作的功利性产品,亦有迎合政策法规宣教的产品。在此种动因背景下,一些文艺作品不可避免陷入审美价值缺位化、市场庸俗化、文化意识薄弱化的境地,其中一方面是其客观的外界多维因素所致,另一方面与当代文艺评论的弱化甚至边缘化有很大关系。文艺评论在文艺作品创作中的缺位,必然会使文艺创作缺乏正确的指引而陷入创作者自我愉悦的图圈。当代文艺评论的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艺评论的动因饱含价值功利性。正如前所述,当下的文艺评论越来越受市场的支配而屈服于功利的需要,如很多书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去评书,而是屈服于关系的牢笼而在表面形式上讲一些“漂亮话”,影评人剧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地去评价影视作品,而是为了影视作品宣传推广违心地写出影评剧评,等等。如此,文艺评论家一旦丧失了艺术评论的初心,文艺评论就不能发挥出其本应有的价值导向功能,丧失了其为新时代文艺繁荣事业“诊疗把脉”的功能,而成为一种低俗、物化、欲化的东西。

二是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尚不明晰。当前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互联网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文艺评论随着文艺创作一起由精英化走向平民化,任何人都可在各式各样的平台、媒介发表自己的文艺评论观点,文艺评论大众化趋势日益明显。也正是如此,正是这种人人可参与的文艺评论氛围,虽然一方面带动了全民参与的高潮,另一方面也凸现出了当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模糊。这是因为,大众的文艺评论总是容易从自身狭隘的感官审美体验出发,虽然其本身可能缺乏专业的文艺评论理论素养,缺乏从文艺创作的历史和未来、价值和功能等方面进行的宏观考量,但借助新媒体语境仍然可以大行其道。而那些专业的文艺评论家,却因话语体系不够亲民或者缺乏足够的批判精神、或缺乏足够的媒介渠道,往往只能在冰冷的象牙塔孤芳自赏,最终这些专业的文艺评论声音被淹没在网络洪流中。再者,中国尽管有深厚的文艺批评历史,但近现代的文艺批评出现于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关口,文艺批评理论多倚重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体系,一套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实际文艺现状的文艺批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建构。

与时代同频共振推动文艺创作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文艺领域树立当代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文艺评论的积极导向功能以繁荣文艺创作?这是当今文艺界学者和创作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文艺评论推动文艺创作,首先应当聚焦于现实,实现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当今时代位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多元话语体系并存。文艺评论允许不一样的声音,但那些偏离主流价值观、与时代精神明显相悖的声音,不利于文艺繁荣的声音,不利于社会安和与法治化发展的声音显然没有生存的余地。这就需要深刻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握现实的问题,直面当下现实,以推动优秀作品遵循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导向开展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不是植根于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世界,而应是扎根于本土的理论渊源,在批判和吸收中借鉴外来因素,实现中国文艺评论体系的理论中国化和实践中国化,推动融合时代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发展。

以文艺评论推动文艺创作,还应正确处理市场需求和文艺评论者的文化自省的辩证关系,并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传播体系。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效益是驱动文艺创作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驱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主要因素和出发点。文艺评论者应有强烈的文化自省精神,这种自省精神包括自觉的文化自信、独立的文化批判精神以及作为文艺作品批评者、改革者的文化自觉。并且在新的历史时代下,新的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传播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评论者须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建构更为亲民接地气的利于传播的话语体系,防止陷入自说自话的冰冷境地。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加强文化批评工作,建构符合中国情况、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和话语传播体系,以文艺评论引导文艺创作的健康风向,最终实现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系成都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课题名称:场域视域下近代川渝历史名人研究,编号: XNZZZSH2104)

树立音乐文化自信 培养创新美育人才

——当代音乐教育者的新时代使命

□肖雨卿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音乐对人的品格形成、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也强调了美育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作用,强调要加强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音乐教育随着教育事业的演进、音乐产业的扩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近年来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教师不断地创新传统教学形式、注重师范技能的艺术性表达、聚焦学生核心能力的发展、追求科研与技能教学完美结合,推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教学工作的创新与变革。而这种创新与变革须直面当代音乐的图圈与困境,并以审美实践、教学实践的不断探索推动其长足发展。

当代音乐教育四项重点需要关注

音乐是审美的艺术呈现形式之一,美育是审美观的教育,也是个人情操和心灵的教育,不仅能提高人的审美素养,还可以影响人的情怀、情感、气质和胸襟;音乐具备德育的功能,是素质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针对性的学习和训练来进行有意识的塑造,最终汇集这些要素形成了音乐核心素养的概念,这也是对高校音乐教学体系、师资建构等提出的新要求、新标准。

首先,当代音乐教育的“文化自信”有待加强。受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带动,中西文化交融互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西洋音乐从西方国家引入我国后就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丢失了主导地位。在高校音乐教育中不难发现,学生和教师对中国民族音乐认知普遍存在偏差,教学内容也以西方音乐为主体,对传统民族音乐的普及则相对较弱,学生长期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认为“优雅”是西方音乐作品的代名词,而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反而感觉陌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的重要论述中指出:“明确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筑牢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发展根基,要以满足学生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今教育处于大思政背景下,在音乐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和意义愈加凸显出来,以音乐涵养思政,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音乐课堂,不仅提高了音乐课堂的综合素养,也体现了音乐文化在课堂中的传承,不仅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了如何演唱中国传统曲调,还通过曲调传递了爱国主义正能量。以美育的方式浸润德育,正符合教育部在

《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的:“让广大青年学生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中华文化的变,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汲取中华文化艺术的精髓。”高校的音乐教学是实施全民美育、提高综合素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文化自信,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其次,音乐教育的应用能力有待提高。音乐教育中所涉猎的技能课程之间既相互独立,表现出鲜明的专业化的特征,同时又相互关联,需要协同应用才能更好地迎合就业需求。这要求音乐教育专业教师在以专业课程、知识模块、独立知识点对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活动过程中,还要融合相关的综合知识素养,让其将所学技能运用起来,尤其运用到教学中去,使其更好地为职业需要提前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精英化”培养目标的影响,从教师本身的专业能力到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结果都导向于掌握了单一音乐演奏技能,却不具有整合性、协调性地实际教学应用能力。

第三,音乐教育模式的先进性创新性有待提高。常规音乐教育主要是以“线下”课堂教学为主导,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教学模式,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随着5G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教学手段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例如“互联网+音乐教育”。音乐是社会的、是多元的、是交流的,音乐教育可通过更多手段来拓宽知识的互通,扩展教学内容的领域,监督教学成果的有效性;同时音乐是多维的,需要通过更多途径来增强音乐教学中的“体验感”,提高对音乐美的感知,对文化的体会,甚至是对角色的代入。因此本着弥补“线下”音乐教学的缺陷与不足的目标,来完善与之相协调、相互互补的“互联网+”音乐教学方案,从而提高音乐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第四,音乐教育评价机制有待完善。现阶段音乐课的评价机制仅限于期末考试的一次考评成绩,对衡量学生的综合能力评价略显片面化。音乐是交流的,是分享的,是合作的,它需要在音乐课堂中更多进行作品探讨,与他人交流理解,完成“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积累;音乐教育是思辨的过程,需要更多的展演活动、教学实践,来完成“理性认识-实践指导”的升华过程。

当代音乐教育的使命与未来

近年来,我国音乐创作与表演领域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人们的音乐教育观念和教育需求也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这就要求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也需要同时关注目标领域的人才需求情况,积极实施教育改革与创新活动。而以核心素养的培养为导向,培养一批符合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需求的音乐人才便是当代音乐教育的使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则需从教学内容体系、课程教学方案、综合评价机制的革新等多维入手。



新时代审美实践与美育教育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钢琴教研室讲师)